

宁芷祺
著



花开锦年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宁芷祺
著

花开锦年

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花开锦年 / 宁芷祺著. — 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
2016.11

ISBN 978-7-5474-1976-2

I. ①花… II. ①宁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85390号

责任编辑 刘 丛

装帧设计 宋晓明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 82098479 82098476 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cbs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规 格 148毫米×210毫米

8.25印张 37幅图 160千字

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

印 次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5000

定 价 3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。



芎兰引

兰之猗猗，扬扬其香；

潇潇苦雨，茂茂雪霜；

翩翩君子，佩兰而芳；

采之携之，知子之伤；

知子不求，远送离殇；

贤者何为，吾行四方。

我们都是只能在黑暗里盛开的烟花，寂寞而孤傲，倔强而脆弱。
于三万尺的高空被迫痛楚盛放，瞬间的绝代风华，霎时的绚烂华美，
然后，灰飞尘灭；然后，烟消云散。彼此邂逅的意义，或许，只在于交会的瞬间。

匆匆一瞥，刹那芳菲。

开 篇

“她额间有一团火焰。”

“是一朵兰花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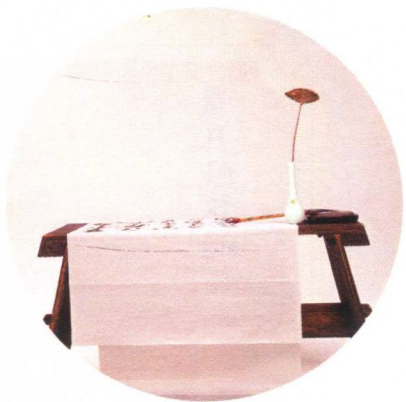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，那是灾祸的预言。”

灾祸的预言！

我从梦中惊醒，然后便再难睡去。额心有些疼，我忍不住去触碰那朵胎记，它依然静静地盛开在那里。

数不清这是第几个失眠的夜晚了，自从来这儿，便习惯了这样的日子，虽称不上是煎熬，但也算不得是称心如意。可我依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心怀感恩，感恩沈家的收留，从一个弃儿到清朝余孽，如今的日子，必然是最好的日子了。

管家沈通一直都记得我第一天来沈府的样子，可是我自己却早就忘记了。



“那可真是大家风范，格格的派头！您额间的那朵兰花，真是让老奴开了眼，天底下竟然有这样绝艳的女子！”他每每提及我刚来时，总如是说。

我只能报以淡然一笑。

国将不国，家何以为家！

格格？恐怕人们早就忘了这个词儿，满大街的新青年。是啊，现今是新世界了，可这新世界里，却容不下一个王府里收养的小姑娘。当年佟王府被抄家，满门死的死，散的散，谁还能记得往日的风光呢，如今只落得唏嘘罢了。

罢了，罢了。



目 录

开篇

- 第一章 豆蔻年华 …… 1
- 第二章 人生伤往事，小草亦悲秋 …… 33
- 第三章 君柯 …… 83
- 第四章 琴心结剑胆，寸草报芳菲 …… 103
- 第五章 晨曦 …… 157
- 第六章 汉广伊人渺 心香寄远涯 …… 181
- 第七章 伤往事 …… 217
- 第八章 忘记 …… 233

番外：时间的嘴 …… 249

勉童的信 …… 253

勉童先生的卷尾寄语 …… 255

歲月靜好



第一章

豆蔻年华

红拂

昔有红尘女，明眸睐布衣。
琴心结剑胆，寸草报芳菲。



壹

这是我来江苏五槐门沈府的第十个年头，我十六岁。

那刻着“允德厥馨”几个字的金匾，依旧悬挂在沈府馨园的采辉阁之中。赐匾的康熙爷百年前便不在了，可金匾依旧神采奕奕，承载着清朝曾有的辉煌。

五槐门以兰名扬天下，兰门沈家以“蜂巧”翘楚于世。江南沈家，已不再是为清廷供应兰草的沈家了。“君不知当朝龙椅坐何人，但须知五槐朝向沈家门。”一个破旧的朝廷落寞了，但沈家，仍是富甲天下的兰门沈家。

那一年，馨园的兰花，开得极盛。

那一年，五槐门的春天，来得特别早，还没到春分，杏花就衰败了。

不记得什么时候，比起每日背诵乏味的英文，我更愿意坐在窗口发呆。本热切盼望着出国留学的心，也突然冷却了下来。

直到沈若鲤闯入我的视线，他的笑，像五月里的阳光，驱赶着我内心的阴霾。他从身后变戏法般地，抽出数枝白的兰花，花瓣上还渗着水珠。我知道，那是他从父亲的馨园里偷摘来的。我们的父亲，爱花如命，在那惘然的年代里，他对花的爱超越了所有。我想，也许那是他与我母亲唯一的记

忆了，他用自己的执念守护着已经失去的人和事。

我接过了若鲤的花，长廊的另一头便传来父亲愤怒的声音。若鲤还来不及将花藏起，父亲的训斥和棍棒就落了下来。

那雨点般的责罚，全部落在了若鲤年轻的肩上，也烙在了我的心里。在那个细雨蒙蒙的早晨，我不停地抽泣，直至父亲离开。乌云散去，阳光洒在我们身上，若鲤抹去我的眼泪，拍拍我的头，拉着我去看那雨后的下山兰。

满园的兰花，为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沈家大院，增添了许多生机。

兰门沈家，逾百年的名望。

在别人眼中，能进沈家看一眼兰草，是朝圣般的殊荣。而对于父亲，“允德厥馨”几个字却如千金的重鼎压在肩上，他小心翼翼，生怕这荣耀在他手中跌落，打碎。记得馨园采辉阁和幽芳亭落成的那一天，父亲依然把写着“允德厥馨”的这块金匾悬挂于最高处，达官贵胄送来的匾额他一律不要，都差人收进了库房。有人揶揄他，说那康熙爷赐予的金匾是“前朝的恩惠”“旧帝的恩典”。父亲淡然地回说：“‘芝兰生于深林，不以无人而不芳，君子修道立德，不为穷困而改节。’沈门继承的，是兰的君子之风，是祖宗的规矩，是千年来中国人的精神。”

我曾经并不知道兰对于父亲的意义。直到今天，我才明白他面对兰草时的那种热望，如我多年后想念起若鲤时一样的心境。那是来自灵魂深处的爱，是连生命的终结都带不走的感动。



若鲤，沈家的二少爷，他浑身透着一股源于灵魂深处的灵动与透彻。我冷漠、固执，骄傲而脆弱；而他呢，清澈、明亮，如同在我阴晦的生命里，点起的一盏灯。

贰

若景——姚若景。

他是我来到这个大院时，第一个对着我笑的人。他的笑容，多年后，仍是我心中一抹忘不掉的、消逝不去的美丽。

我依然能记得初到猗兰院的那个夜晚，夜风习习，古琴声在寂寥的夜色里显得悠远悲凉。我披着红色斗篷走进院子，沿着抄手游廊顺着琴声所来的方向走去，琴声近了，抬眼见

到那盛开的梅树上挂着的白灯笼，灯笼上绘有兰草，并有几行娟秀的小楷。“惯听潇潇苦雨声，忍观草木自枯荣。从来俗事无多问，千里幽香气纵横。”我的话音一落，琴声也骤然停了。我惶然转过头，见若景站在我身后。

“你怎么还不睡？”没有任何责怪，他只是轻声问我。

“我在读诗。这诗是谁写的？”我亦问他。

“是我母亲。”他淡然答道。

“月升哥哥，为什么这里挂着一盏白灯笼？”可这话问出口，便有些后悔，我见他眼中有些悲伤的神色。

“因为今天是她的忌日。”

“月升哥哥和昭欣一样没了额娘，你不要太伤怀。额娘曾经说过，即便有一天她去了，她的在天之灵也会化作兰草的花魂，常陪伴我左右。月升哥哥的额娘，也一定和沈府的满园兰草一样陪伴着月升哥哥。”那时，小小的我虽知道自己并不能为他排忧解难，但却真心希望他能快乐。若景看着我，突然莞尔一笑。

“人生去去留留，相逢便有离别时，自古如此。昭欣说得对，她一定还在这里不忍离去。十三年了，每年她的忌日，我都会在这棵梅树上挂一盏白灯，灯上有描摹她的画与诗。只盼望她的魂若归来，也能找到家的方向。”若景叹息，见我泪眼婆娑，忍不住笑道，“你还是个孩子，我和你说这些做什么。”

“如今只有玉姑姑和月升哥哥是我最亲的人了，月升哥哥是我的家人，自然是想说什么便说什么，如果对家人还不



能袒露心怀，月升哥哥还要昭欢有何用？昭欢年纪虽小，但愿做月升哥哥的知心人。”我认真的样子让他感动至极。

若景行于梅树下，见梅花上落着点点白雪。他折下盛开数朵的梅枝，转过身来，将手中的梅枝递给我。

我接过梅枝，仔细端详，见梅花芯中点点白雪，十分孤冷，也分外娇美。“这梅树上的雪有何独到之处？”我问他。

“明月愁心两相似，一枝素影待人来。昭欢妹妹的一片心意，好似这梅树上的雪，月升需精心珍藏，从今日起，也定会为了你做一名全天下最好的兄长。”

“全天下最好的？”我诧异。

若景郑重点头，盟誓一般。他抬头道：“天色已晚，回去歇息罢。”

我转身向来的方向而去，几步一回头，见若景一直站在原处目送着我。我停住脚步，回首问他：“月升哥哥，怎样才能算是‘全天下最好的’？”

若景微微一笑，没有回答我，只是摆摆手，示意我赶快回房。他站在红梅树下，笑容融合着满园的雪与月色，凄然而美好。

若景十岁之前是没有见过父亲的，父亲在他出生前便去了北平，而后，再也没有回过五槐门，直到若景的母亲姚景珍病逝。后来，若景倔强地随了他母亲的姓氏，决不姓沈，也许他想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父亲留给他与母亲的伤害吧。然而，这种近似“任性”的报复，是把双刃剑，他自己也同受其害。

若景对父亲很尊敬，那种尊敬，透着一丝礼貌的陌生。

我本以为若景是一个古板又守旧的人罢了，我本以为他不喜欢与人太过亲近罢了。

若景也种兰草，但花开与不开他都是不在意的。对于不开花的兰草，他依然每日悉心照料。他的所有情绪，快乐也好，哀伤也罢，都留在寂静如水的夜色中。他与我同住猗兰院，每晚回响在猗兰院的琴声，便是他的所有。

直至父亲的三十岁寿辰那一天，我才知道，若景的心里也有在意的东西，那些他在意的情感在外人看来，如同天空的一抹云，轻轻淡淡，仿佛一会儿就会散去。而在我眼里，这些思绪却结成了水滴，化成了雨，洒向大地，冷在若景的心里。

父亲的寿诞，在馨园的采辉阁举行。馨园与沈府的宅院相连，其间有一条竹林幽径贯穿两地，布局与建筑都极为精湛。我生长在北方，被抄家前的王府，虽然囊尽了天下的珍奇异宝，建筑上也精取了能工巧匠的拿手技艺，但依然不能与江南的园林相比。这里的园子处处是景，什么季节种什么花草，什么种类的花草点缀在哪条游廊的拐角，乃至紫藤凌霄盘旋而上时该朝何方攀缘，都是经过巧心设计的。园中每处景色又都有不同，馨园园中分为四部分，东部以建筑住宅为主，中部为山水花园，西部是土石相间的巨型假山，假山上树木林立，亭台楼阁样样不少，北部则是田园林木风光，父亲那百亩绝品的兰花即开放于此处。馨园中区的东南地带开凿了水池与私湖，北边有一条天然的溪水，名为甘露溪，与五槐门城东的墉河相连。西北地带堆筑假山，游廊和爬山廊成为贯穿全园的外围廊道。至此，馨园形成了南厅北水、



隔水相望的布局。池西山上的采辉阁，则是每年沈府宴请宾客、谈诗作赋之地。

大寿那一天，宾客与欢乐充满了这个平时很是空旷寥落的大厅，若鲤的母亲林冯萍温柔地依偎在父亲身边，父亲用宽大的手掌抚着若鲤的头，另一边携着若景。若鲤的眼睛里，是家庭的幸福。若景，却有一丝难掩的落寞。而那些落寞与孤独，在林姨外甥女何羽芝的心里，是一名英俊男子的独特之处，也是迷人之处，是一种模糊却令人神往的美好。从这时起，何羽芝爱上了若景，这爱情如洪水般汹涌，吞噬了她情窦初开的少女心，一发不可收拾。以至于后来，即便明知是飞蛾扑火，她也要拼尽全力，不虑对错。

也许，这便是女人的爱，无所谓对错。如母亲，如何羽芝，如林冯萍，如沈婉彬，如邱悦行……如我。

寿辰上，若鲤因为和王市长的公子王耀斯曾经有过不快，父亲当着王市长和众亲友的面，严厉地批评了他。那次不快是因五槐门丝绸庄老板邱先生的女儿邱悦行而起，恰逢邱先生来表达感谢，他一边朝王市长点头行礼，一边私底下悄悄告诉父亲：那日若不是若鲤帮了忙，悦行定会受王耀斯欺负的。可父亲认为是若鲤跋扈犯错，定要惩罚他。

若景从月洞门处走过来，谦和地一笑：“邱先生，您好。”他向邱先生行了礼。

“沈大少爷，你也好啊。”邱先生老派地回应，他是一个慈祥而软弱的人，林冯萍常说像邱先生这样的人都能做买卖，若不是运气好，就是祖上积德。我想，或许是因为善良